

長沙大火真相

張振國

鄧悌扣陳辭公的車

長沙大火慘案，在抗日戰爭的進行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裏，確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

近年，中外雜誌，有關長沙大火的真相，報導很多，筆者當時服務第九戰區長官部，擔任調查室主任，兼管軍事情報，於長沙大火發生前兩天，追隨陳司令長官辭公（陳誠字辭修），到達長沙，是參予處理長沙大火事件，審判鄧悌等案當事人之一，當時真情實況知之甚詳，謹追憶如後，以就教於中外讀者諸君。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陷敵，在日本軍閥心中，認為攻陷我首都後，長期抗戰，僅是一種姿態，勢不能支持下去，據敵僑派遣軍司令官寺內壽一的分析：「中國軍隊，經過南京會戰後，已接近崩潰邊沿，無力再戰，日軍只須用少數兵力，掃蕩而已」。

十二月十八日的東京朝日新聞消息：「中國如願意議和，日本亦可停止戰爭」。

進攻蕪湖的第六師團，已經奉令凱旋？士兵

歡聲如雷，連行李裝備等都已搬向碼頭，結果是春夢一場！

十二月初，日本政府授意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向我政府提出議和條件，這種投降式的亡國條件，却被我蔣委員長斬釘截鐵地拒絕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敵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作威脅性的宣告：「日本將進攻武漢重慶」，日本政府亦老羞成怒的宣告「命令日軍，先進攻武漢」。

南京陷落，我政府西遷重慶，事實上，軍事、政治、經濟中心，確在武漢，軍事機關，後勤設施，大都疏散在湖南一帶，也確是我軍事上最危險時期。

當時，敵軍若溯江直上，不讓我軍有喘息調整機會，而我們的局勢可能變得極壞；抗戰工作當更艱苦！

兩個月的休戰，我軍乃得重整軍備，完成了國防新佈署，軍力增加一倍以上，並奠定了第二期全面抗戰方略。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武漢保衛戰序幕揭開，日軍使用第十一軍團岡村寧次，第二軍團東久迥

官兩個軍團，共計十六個師團，配以航空兵團，由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指揮，分五路向武漢進攻。

我軍主力集注於武漢外圍，施行戰略持久防禦；保持重點於外翼，爭取機動自由，予敵以最大消耗，粉碎其繼續攻勢之餘力。

武漢保衛戰，進行歷時五個月，使敵深陷泥淖，無以自拔，於十月二十五日，實行焦土政策，將武漢予以徹底破壞後，避免與敵決戰，依照既定計劃，乃自動放棄武漢。

武漢會戰後，敵軍分二路，一路沿武長公路，一路沿粵漢線進攻，武長路被我軍阻滯于通城九嶺，在粵漢線方面敵于十一月十二日攻陷岳陽，並以主力向新牆河攻進。

陳司令長官辭公，決心在新牆河地區，與敵決戰，于敵以迎頭痛擊，以是在新牆河我軍打了一個勝戰，殲敵兩千餘人。

十一月十日長官部尚向在長壽街，陳辭公偕周恩來暨我們少數作戰參謀等幕僚人員同往長沙，住長沙南門外土地堂，約四五華里章亮基公館裏，章宅位於一小山坡裏，一座四開進的大平房，

陳長官住正房，我們則住側室，臨時找幾張飯桌辦公，此行目的：

一、調動精銳部隊，增援新牆河，派張發奎、薛岳兩將軍所部為攻擊兵團，羅卓英部為預備兵團，與敵決戰。

二、命周恩來、葉劍英等，協同計劃成立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不久游擊班成立，湯恩伯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講游擊戰術，另成立一特訓班，洪懋祥將軍兼主任，筆者以副主任代理主任，並主講游擊班特種戰術），俾展開對敵全面戰鬥，轉守為攻。

當時，為了集中全力抗戰，共匪自動願意接受中央政府領導指揮，國共合作抗戰，軍委會總政治部成立，陳誠將軍兼任主任，周恩來專任副



本文作者任第九戰區調查室主任時攝。

主任，武漢退守後，周恩來表示效忠，即隨長官部行動，由威寧、通城、平江、長壽街，而長沙，追待陳辭公左右，奉命惟謹，當長沙大火時，陳辭公的文告，記得有「何以安軍心，何以慰湘民」之句，係出於洪懋祥將軍手筆，由周恩來修正而發的。

抗戰時期，車輛汽油，均感缺乏，我們來長沙，陳辭公乘德產老式轎車，我們隨員乘大卡車各一部，到達長沙時，是十一月十日黃昏。

第二天早晨，王司機架卡車進城加油，不一會，王司機回來報告，卡車被長沙警備司令部扣留了，陳辭公正在桌上寫東西，一聽非常不高興，即對作戰課長劉雲翰說：「打電話問鄧司令，問他為甚麼要扣車」，劉撥通電話，只聽對方回答：「凡是在長沙的軍用卡車，一律扣，另有用途」，因為我們初來長沙，陳辭公行轅未定，尚未通知通訊指揮部裝設通訊電話，竟暫用章宅一部電話對外連絡，可能鄧司令對話的聲音很大，被坐在旁邊的陳辭公聽到了，搶過電話叱道：「好大胆，連我的汽車都敢扣，我要殺你的頭！」說罷氣得連話機都拋壞了！

周恩來認名字封建

鄧悌當時可能想道，在長沙未有人敢說殺我頭的人，張治中不敢，蔣委員長遠在桂林，未必陳誠來到了長沙？

當天，十點左右，看見一部黑色轎車在

章宅外圍打稻場停下，（章宅外以竹圍一籬笆，外有一打稻場，作為臨時停車場），見有一位衣西服便裝的紳士人物走出，車裏還坐一位穿陰丹士林旗袍年青貌美的女郎，我向前招呼：「請教尊姓大名？」

「我是鄧悌」，說完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印長沙警備司令鄧悌，是我第一次見面的風雲人物！

「鄧司令好」，我有禮貌行一軍禮，彼此互通名姓。

「我想見見辭公」，他向我請求。

「辭公正在同張總司令向公（發奎）談話，司令可否能等一下」我說。

「我當然要等」，鄧悌誠懇的回答我。

這時，張總司令同薛總司令，均遵辭公電召，於昨晚抵達長沙，順便邀請鄧司令在我住室坐下，我倆開始談話：他向我解釋扣車原因：「敵人已陷岳陽，敵艦朝夕可到長沙，我們爲了要實行堅壁清野，焦土抗戰國策，待敵人攻陷長沙時，我們要仿照武漢，予以徹底破壞，扣車，是搶運軍事物資，我們真不知道辭公已駕臨長沙，未及請示，致引起辭公的誤會，內心難過」。

「你同辭公，師生情誼，關係深切，決無芥蒂，我要向司令報告的，辭公正調動旅，準備在新牆河與敵決戰，昨天我們也打了一大勝戰，料想目前日軍已無攻打長沙的可能性，加以沿江我們已配有岸砲，敵艦更不敢來犯，請司令轉告長沙居民安心勿驚」，我知道他們的情報不正確，連絡不大確實，惑於敵之謠言攻勢，特作這樣解

釋，他不時點頭稱是。

「爲了在新墻河地區給敵致命打擊，辭公將各位白袍小將，關麟徵、王敬久、俞濟時，李仙洲、李延年、夏楚中、黃維、王耀武，斯時都是三十左右英勇善戰的青年將領，所率都是國軍勁旅，故戲稱爲「白袍小將」！都調上去了，辭公已嚴令前方作戰將領，如再後退一步，決軍法嚴辦，昨天已槍決一位師長」我輕鬆而嚴肅地說。

「叫他進來！」我請示後，引鄧悌晉見辭公，當辭公同鄧談話時，我即退出，他們談些甚麼，我不知道。

十二日晚飯後，周恩來嚷着要進城洗澡，我們武漢退出後，輾轉戰地，根本無法洗澡，大家滿身臭汗。

周恩來，葉劍英，還有一位姓趙的副軍長同我一行四人，乘車進城，街上行人稀少，簡直是死城一座，我們初到長沙，到處找不到澡堂，只有跑到市警察局見徐權局長，說明來意。

「敵人快到長沙了，我正忙着應變，沒時間洗澡堂很多，請你們自己去找」，徐局長張皇失措的答覆我們，更荒唐的也不問我們的身份姓名。

「局長大人不要緊張，這位是陳誠長官的特務部長，敵人來不來長沙，他知道」，周恩來指我，向徐局長幽了一默！

這位徐局長大人，他幹他的，連理都不理我們，真幼稚得可恨，我們只有掃興的離去。

這晚街上風勢很大，見有少數火炬遊行的行

列，是來慶祝新墻河勝利的。

我們好不容易在一個臨大街巷子裏，找到了一個澡堂，是旅館式的，房內有西蒙子床，設備很講究，主人已疏散下鄉，留一工友看家，在我們請求下，才開門燒水，周恩來興趣特別濃厚，有說有笑，聊天洗澡，我說他雖是共黨頭，但習慣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他不否認，同時在他閑聊時我們也知道他起名「恩來」的來由。

他說：原來，他在他祖父奉慈禧太后賜官的那天晚上誕生他，他祖父一高興，說皇恩浩大帶來他家，故取名「恩來」，我們說他名字「封建」，他也說「封建」。

在戰地近一個月朝夕相處當中，辭公生活嚴謹，他不願多接近，閑來無事，周恩來只有找我們閒聊，因此除了瞭解周的個性外，也知道周的很多往事，容當另文詳述。

葉劍英，廣東人，說國語很吃力，總是沉默寡言，書不離手，一套舊學生裝，無事喜歡往鄉下農村跑。

他們同我表面上非常親熱，從不談及政治，各人心裡有數，暗裡鬥爭，彼此絲毫從未放鬆。

報告辭公長沙大火！

晚上約十二點鐘左右，外邊人聲鼎沸，出外一看，火光衝天，我們的進出巷口，已被火舌封閉，後退無路，大家在驚惶萬狀中，各人找了幾床棉被，用水打溼，頂在頭上，從火海中鑽了出去，在大街上，是一片呼爺喊娘各自逃命的人潮，到處是遺棄的衣服，真是慘絕人寰，雖火光照

得通明，其淒涼景象，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們四人早被人潮衝散，我個人只有向章宅方向摸索走去。

到處都是一片火海，爆炸聲音震耳欲聾，逃難人們有如熱鍋螞蟻，電燈早已熄滅，火光照耀有如白晝，月色昏暗，寒星點點，冷風襲人，是人間，還是地獄！

好不容易我拖着疲倦的身子，掙扎找到了章宅，這時天已拂曉，衛士們喜見我歸來，知道辭公還在睡覺，我忙進房叫醒：

「報告辭公，長沙大火」我站在床邊報告。

「叫他們救火就是」辭公面諭。

「整個長沙大火呀！」我繼續報告。

辭公連忙披衣下床，走到宅後小山坡上，遙望整個長沙燒得一片焦土，餘火未息，至爲震駭！

辭公回到屋裡，首先問我「周恩來同你一道去洗澡！他們呢？」「大家衝散了，下落不明」我答。

「你趕快做幾件事，一、請張治中主席來，二、查明大火的原因。三、看譚故院長公館燒了沒有？四、注意周恩來的行動」辭公對我的面諭。

我遵照辭公指示，分別交駐長沙的同志們查辦，即親偕錢漢佐兄（辭公的特使副官）進城，首先到張治中的官邸（唐生智的公館）只有湖南省政府一位方一志科長在，我說明來意，他說：「張主席昨晚到湘潭去了」，又趕到譚公館，幸尙完整，唯屋空無人，

長沙城中，八角亭，中正路，南正路一帶街

市，機關官署，對河嶽麓山下的湖南大學，第一紡紗廠，以及大街小巷，都已化為灰燼，全城精華變為頹垣殘壁，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起火時間在午夜，數十處同時起火，可憐一般老百姓，事前一點不知道，臨時單身逃命，葬身火海裡的軍民為數不少。

我將經過面呈辭公後，並綜合所得報告，結論如下：

一、長沙大火，確是張治中主謀，我們得有所示，他指示所屬兩個保安團，某一隊破壞某一條街，某隊破壞某一重要建築物，分工分得非常詳細，汽油、爆破器材，也準備週全，時間是十二日午夜開始，分七十二個地點，同時實施，警察從中協助，以打鐘為號，他做得非常保密，連他親信左右人，以及各部主管，都不知道。

二、大火發生後，鄧悌事前根本不知道，那晚鄧正在睡覺，經侍從人員喚起後，深感驚疑，馬上找張治中請示善後處辦法，不得要領，而張又深夜逃走，鄧又無法與團隊警察連絡，措手無策，坐以待旦。

三、團隊，警察放火，均已離開長沙，以是長沙治安秩序，無人維護。

辭公飛調濟時軍，憲兵團進駐長沙，動員各部政治工作人員，軍醫人員，搶救難民，並辦理輸送物資，恢復市容，救治傷患等善後工作，同時散發告民眾書，長沙全城纔慢慢恢復了生機。

張治中聲聲我該死！

十三日，張治中知道辭公尚在長沙，下午從湘潭趕來，兩人一見面，只聽辭公大聲怒吼：「敵人未有繳我的械，你把我的械都繳光了，你叫我這長官怎樣當法」，又聽張說：「不要說下去了，我該死」，「你把我的電線、電話、棉軍服彈藥，都燒光了，我有甚麼辦法來指揮作戰，長沙破壞這樣，怎麼辦」，「辭修兄：我該死，我該死。」，兩人的對話，聲傳戶外。

晚上，周恩來也回到長沙，原來他同葉劍英驚魂落魄的隨着逃難人潮，跑到湘潭，身上沒錢付給飯宿錢，把身上的大衣手錶，都抵押在店裡！當時敵軍確利用我長沙大火為口實，大作分化我抗戰陣營的宣傳，退守岳陽，靜待我們內部的分化！

十五日，蔣委員長由桂林蒞臨長沙巡視，文武高級首長列隊歡迎，委員長下車後，表情非常嚴肅，向歡迎人員，也不握手招呼，只走到張治中面前，用手指張的臉上：「你！你！該死，你！你還有臉來見我！」，話罷，掉頭乘車而去，到八角亭的山坡上，瞰視一片焦土的長沙城，足足一個鐘頭之久，內心之沉痛，可想而知！

委員長行轅設在何鍵的公館，隨行人員有林蔚文等，下令將鄧悌及警察局長保安團長等三人扣押，禁閉在何公館中間門房裡，絕對禁止任何人接見，不過張治中同鄧悌密談過一次，內容是張要求鄧不要把他牽涉在內，讓他在外好替鄧活動。

我每天同鄧悌等三人總要見面兩三次，照拂他們的飲食健康，和傳達意見。

鄧悌黃埔軍校一期生，素蒙蔣委員長所愛護，在侍從室工作多年，秉性聰敏，剛毅堅貞；其他兩位都忠誠篤實，負責守紀，幾天的接觸中，知道他們均不失為優秀的革命同志！

特別組織審判委員會，林蔚文為審判長，長官部參謀長施伯衡為副審判長，戰區軍法監盧將軍為主審官，派我充協辦兼紀錄。

大火的真正主使是誰，大家心裡有數，各位承審人，均採為國惜才為宗旨，在審問中，避重就輕，但鄧始終表示一切責任，由他個人承擔，從不把張治中牽扯在內，在口供的紀錄中，我們并未錄入鄧悌承認一切由他本人負責實字樣。但是交他閱讀畫押時，他又一再親筆填寫，錄上由他負一切責任，實不失為一位英雄好漢。

審判結果，鄧悌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徐等二人各判七年，專案報呈最高當局核示，奉批「一律槍決」，附批「張治中撤職查辦」，林蔚公施伯公等，均是忠厚長者，對鄧莫不深表愛莫能助！痛惜萬分。

在審判的進行中，鄧一再向我表示，要求解往重慶，我也將他意見轉呈，都蒙上級允許盡量想法。

長沙大火，最高當局揮淚斬馬謖，是以緊急處置，以平息輿情。

十一月十八日晚間，我感於鄧悌等勇敢負責代人受過，為了安慰鄧悌的情緒，陪他們吃了一頓豐富晚餐，喝了酒，聊了不少有趣故事，

在那兩天內，他心情比較安定，除了睡覺，忙着寫信，他經判處徒刑，我已告訴過他！」

十一月十九日，時屆冬季，陽光普照，委員長在長沙主持三天軍事會議，指示作戰機宜後，於當日上午九時離開長沙，前往桂林。

十九日早晨，我起得很早，照例同他們打上招呼，待委員長暨隨侍們的車輛出發了，我又重到鄧的房裡。

「校長走了」，鄧問我，因為來往的車輛，必定經過他的門前，今天開出去的車子特別多，他當然知道。

「走了」我從容而自然的回答。

「我不是也走，是不是到重慶」，他追問我。

「請準備一下，馬上上車，到重慶」，我含着眼淚騙他。

他們聽了，非常高興，連忙整理容裝，鄧手上拿着近二十封他寫的信。

「你是否把信，交我替你代寄，我寄快」，我說。

「很好！很好！」他把信交給我，每封都是他寫給重慶長官親友的。

上了張治中的大當

一輛軍用卡車我同鄧並坐在前面靠司機坐，徐等由原看守的憲兵押坐在後面，當車將開到長沙警備司令部附近時，鄧突然問我「來到司令部？」。我回答他：「你是警備司令，你走時，也應該有個交待或辭行」，他也不疑有他。

當走進司令部大門裡，俞濟時將軍在坐，傍邊還有兩位軍法官，及不少槍兵（這時俞濟時已奉派兼任長沙警備司令），鄧進門見俞，忙稱「俞學長你好」，俞不理他，「俞學長連我鄧悌都不認識了」，俞仍不理。

「你叫甚麼名字，那裡人，多大歲數」俞開始嚴肅問話。

鄧悌這才開始警覺，大聲叫道：「張治中，你這王八蛋，我上了你的當，我死了，我的鬼魂也要找你」。

從軍法官宣讀處決命令，到綁赴刑場，鄧悌一直怒罵不停，執行地點在離警備部約兩華里的小山坡上。

戴傳賢「罵人」

徐國棟

多年來在中外雜誌先後讀到徐詠平「革命報人戴傳賢」，周昆田「戴傳賢遺愛遍邊疆」，王成聖「戴傳賢的一生」，鍾貢勛「戴傳賢先生與中山大學」，可謂為戴氏最完整的傳記，同時也是在集戴氏生平珍聞軼事之大成。謹就徐、周、王、鍾諸先生所未記述而係筆者親見的戴氏軼事一則呈獻於中外讀者之前，敬請指教。

一位抗戰時期在重慶活躍軍政兩界，為黨軸倚界頗深的某青年才俊之士，留學美國多年，回國從政伊始，因為牛油麵包吃得太多，西

我眼見他們三人的伏法，特走到鄧悌的尸首傍邊，揮着眼淚說道：「你安息吧！你死得好冤呵，你那代人受過的偉大精神，我會替你白於世人的」！當我離開刑場時，內心是多麼悲痛呵！不過多少年來，我心中始終有一個謎，在長沙時，總有一位年青貌美的少女，緊跟着鄧的身邊，鄧被扣押送來送飯，雖不准接見，總留連不去，鄧伏法後，緊抱尸體，嚎哭不止，這到底是鄧的甚麼人？

在台灣有一天，閒談中，左曙萍兄告訴我：那是鄧的侄女，等於他的女兒，我這個謎才解開！

事隔多年，走筆至此不禁擲筆三嘆。

洋習慣積重難返，見到戴傳賢時，既未鞠躬，也不點頭，伸出手來待握，開口便是一聲：「哈囉！密司忒兒戴。」

詎料戴氏一見，勃然大怒，立予當頭一棒，叱道：「混帳東西，那個與你密司忒兒(Mister)？」

其實戴傳賢也常時出國，並非不諳西洋禮節。他之所以發了大脾氣，一則認為中國人應有中國禮貌，洋人的那一套，於中國國情不合，就不該搬回中國來耍寶，予該青年才俊者，無非加以當頭棒喝，使他知所警惕而已。